

拓跋力微

北方
皇朝
鲜卑时代

阿云嘎·著



北方
星

鲜卑时代
拓跋力微

阿云嘎◎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拓跋力微/阿云嘎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11
(北方星灿 鲜卑时代)

ISBN 978 - 7 - 204 - 09321 - 2

I. 拓… II. 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2036 号

北方星灿 鲜卑时代

拓跋力微

作 者	阿云嘎
责任编辑	李杨
装帧设计	马东元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321 - 2/I · 1869
定 价	26.00 元

文学抒写的鲜卑时代

(总序)

早在2世纪中叶,鲜卑族崛起于亚洲的东方,这个强悍的游牧民族经过休养生息与发展,于公元4世纪初穿越阴山山脉,以铁马金戈之势,闯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表演惊心动魄的悲喜剧。

他们先统一了长城以北的广袤草原、大漠,建立了魏国(历史上称为北魏),定居于盛乐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县),随后挥戈扩土,于公元439年统一了中国北方,从此掀开了北朝历史的第一页……

自魏世祖拓跋珪称帝到周静帝禅于隋,历史走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这个时期被史家称为“鲜卑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主宰中国半壁江山的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充满了纷争、对抗的动荡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洋溢着血性与冒险的传奇时代;

鲜卑时代,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竞争与融合的多元化时代。

这个独具个性色彩的时代,曾被古代的历史学家有意忽略和歪曲。因此格外吸引当代人探究的目光,令他们久久地在此流连忘返……

正因如此,内蒙古的多位知名作家,才用文学的形式,做出了再现鲜卑时代的努力。他们经过多年对历史的研究与探索,写出了多部反映鲜卑时代的长篇小说,生活地再现了那个时代、那些人物。

这套书凝聚了鲜卑时代的历史,众多人物演绎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成败

悲欢。

他们是皇帝、太后、公主、将军，他们也是有着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他们作出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也有着男人与女人所追求的欲望与爱情。当壮烈的历史活动与人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小说艺术最能打动每一位读者的情感和心灵的时候。况且这些曾经载入中国正史的历史人物所生活的历史场景，都通过作家灵动的笔锋——再现，那古老质朴的自然景观，那绚丽如画的民风民俗，那神秘浪漫的人文环境，那丰厚灿烂的多元文化，都将给读者哲理的启示和美的享受。

鲜卑

时代

卷

首

语

拓跋力微(公元 174 ~ 278 年),史称北魏始祖神元皇帝,公元 220 年 46 岁时即位当了拓跋鲜卑部首领后,继承父亲诃汾(诃汾被史学家称北魏“圣武皇帝”)的伟业,带领部众完成了拓跋鲜卑第二次南下的使命,驻扎到今内蒙古固阳、达茂旗一带。当时拓跋鲜卑十分弱小,为了站稳脚跟,拓跋力微与驻扎在黄河北岸的另一支鲜卑势力没鹿回部联盟,与西部鲜卑抗衡。他与没鹿回部首领寔宾联手第一次攻打西部鲜卑失利,寔宾连自己的坐骑都丢了,拓跋力微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寔宾,从而拓跋部与没鹿回部的联盟进一步加强,寔宾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了拓跋力微,并根据拓跋力微的要求允许其部族驻扎到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一带)。公元 253 年寔宾去世。寔宾死前嘱咐两个儿子速侯、回题说,一定要与拓跋部保持友好联盟关系,但速侯、回题没有按照父亲的遗嘱行事,却准备乘拓跋力微前来为岳父奔丧的机会杀死他。拓跋力微觉察到这个阴谋以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寔氏,并谎称寔氏得急病而死,要求速侯、回题前来吊唁。速侯、回题到了拓跋部被拓跋力

微杀死。拓跋力微趁机吞并了没鹿回部，周围其他部落也纷纷投靠拓跋力微。拓跋鲜卑的势力大大增强，“控弦之士二十余万”。拓跋力微搬进盛乐城（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即历史上著名的“盛乐祭天”。这标志着拓跋鲜卑雄踞中国北方的局面的形成，一个鲜卑族国家政权的诞生。为了与魏国搞好关系，拓跋力微将自己的长子沙漠汗派遣到洛阳，“以观风土”，其实是把儿子留在那里当人质，以表示自己的诚意。沙漠汗在那里呆了十四年后，因为父亲年事已高，要求回国。拓跋力微听信别人关于沙漠汗“得晋人异法”，“若继国统，变易旧俗”的谗言，便派人杀害了沙漠汗。

公元 278 年，拓跋力微逝世，“凡纁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太祖即位，尊为始祖。”

第一章

拓跋

跋

公元278年，盛乐城内。

这是一个深秋季节的深夜。城内很静，只有远处的黄河水以缓慢的节奏拍岸的声音隐约传来。天空中连续十多天阴云密布，云层越来越厚，压得也越来越低，于是这里的夜色变得像墨一样漆黑。而且护城的卫队也早已下令管制灯火，只允许很少的几个地方才能点灯，因此一到夜晚，整个盛乐城就被黑暗所吞没。其实笼罩全城的不仅仅是黑暗，还有一种比黑暗更为可怕的惊恐、慌乱的气氛。

因为一个一代伟人即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这些天，他的病情已经成了城里的唯一话题。

“拓跋力微的病怎么样了？”

“听说更严重了。”

“天啊！”

“拓跋力微……”

“拓跋力微！……”

一个侍者急匆匆走进一处大院。这里是整个盛乐城乃至全部拓跋鲜卑的核心所在，因为威震天下的拓跋力微就住在这个大院里。侍者跑过好几

道大门,才看到稀疏的灯光。这里是全城允许点灯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当他跑进灯光下边,才看到院子中央一顶巨大的毡帐,有护兵在门口把守着。大概听到了动静,毡帐里走出一个人。他就是地位仅次于拓跋力微的部族副首领阿盖。

“怎么? 首领住进了毡帐?”侍者问道,声音很低,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

“怎么劝也不听。他说只有住毡帐里才舒服,就像走在草原上一样。”阿盖说。

“可是,现在是秋天,毡帐里冷啊。”侍者说。

阿盖摇头叹息说:“没有办法。”

“他病情如何?”

“这是第十三天了,还是什么都没吃。”

侍者又往回跑。他的使命就是每天早晚两次跑到这里打听首领的消息,再跑到几道大门外,对等候在那里的大小头领们发布关于首领病情的最新消息。

毡帐内坐着一位老人。他就是被后人称之为北魏始祖神元皇帝的拓跋力微。他是中国各朝各代皇帝里边最长寿的一个,如今已经一百零四岁了。半个月前他突然病倒。也许说他病倒并不确切,因为他的身体和精神没有发生什么痛苦,只是吃不进食物了,但并没有倒下,照样在各处走来走去,有两次还骑着马出去巡视了一番。可他的体力在明显减弱,过了几天他就走不动了,但还能够站立。后来连站立都困难起来,只好坐着。他拒绝躺下,这样一来,他就这么坐了好多天。

他的身边点着一盏灯。灯光照着他苍白的脸、长长的雪白的眉毛和胡子。眼皮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所以看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副首领阿盖进来了,久久地看着一动不动的拓跋力微。

“夜已经很深了吗?”拓跋力微突然问。他的声音冷冷的,而且像从深洞里传出来的一样空洞。

“是啊,夜深了。”阿盖说。

“但我怎么看见像是白天呀?”

“什么？您觉得是白天？”

“我刚才真的看到了白天。”拓跋力微呵呵地笑了起来，“我还看到了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整个拓跋鲜卑在草原上跋涉着……”

“您是不是回忆起了我们刚刚进草原的那个年代？”阿盖问道。

“不是回忆，是回味。我应该回味一点什么了，我已经一百零四岁了。”拓跋力微说，“你还记得吧？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我们南下。他们说，我带领拓跋鲜卑南下是把整个部族带向灭亡。他们中的有些人还跟我打赌，说五十年以后咱们再看，那时候拓跋鲜卑肯定不存在了。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八年了，他们怎么还不来看看？”

“我想，他们会来的。”阿盖说。

“那你说，我们南下的结果是兴旺了还是衰落了？”

“当然是兴旺了呀。我们已经雄踞一方，建立起了一个国家。”阿盖说。

“你真的这么想？”

“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拓跋力微不说话了，长久地沉默着。这样过了很久，他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事，你我说了不算，大家说了也不算。真正说了算数的，只有——时光。”

阿盖吃惊地望着自己的首领，他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难道，首领对自己毕生的伟业都产生了怀疑吗？谁都认为，拓跋力微及其父亲把整个部族带出深山密林，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完成南下的目标，是对拓跋鲜卑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正因为他们父子的坚持，拓跋鲜卑才从深山密林走向了广阔的世界，走向了壮大和辉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让我们回忆进入草原那个时候吧。”拓跋力微说。

“那是五十八年前，秋天。”阿盖说。

“那年我四十六岁，而且刚刚即位。”

公元220年，正是夏末。

一个四十六岁的汉子策马跑上了高坡。这个人个子很魁梧，腰带上挂着长刀背挎着弓箭，汗湿后又被野风吹干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白花花的汗迹。这坡确实很高，当他站到坡顶的时候，就感到一股清凉的风迎面吹来，高远的蓝天也似乎比刚才近了许多。

汉子勒住了马，并且掉转了马头，这样，他就面对着高坡南面的大草原了。他就是南下拓跋鲜卑的新首领，名叫力微，人称拓跋力微。他现在挺立在坡顶，久久地凝望着。

坡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望不到头尾的长阵在那里像一条巨大而笨拙的蟒蛇缓慢地蠕动着前进。这是由数都数不清的男女老幼、兵丁、畜群和车帐等等组成的长阵，是拓跋力微属下的整个部族。他们这个部族正经历着一次空前的大迁徙。这个大迁徙其实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他的父亲诃汾带着部众走出了世代居住的深山密林，从那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在走。刚开始他们忽东忽西，似乎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而且走走停停。近几年却不是那样了，他们似乎终于找到了目标，就一直向南走下去，行进速度也快了許多。

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以上漆黑一片，那是巨大的乌云形成的黑色，不断有细亮而弯曲的闪电在那里出现，也有隆隆的雷声传来。长阵刚才就是从那一片漆黑里走出来的。其实，现在仍然有很多人马从那里鱼贯而出。他们被大雷雨浇了个透，不管怎么说，现在总算走进了阳光普照的大草原，他们的头顶上也已经是蓝色的无边的天空了。

长阵行进速度缓慢，但毕竟是在向前移动。这使拓跋力微感到少许的欣慰。要知道，对这样的大迁徙持反对态度的可大有人在。其中不仅有百姓，还有一些分支头领。他们对这样的年复一年的艰苦跋涉早已厌恶透顶，

而对故乡——那个美丽富饶的深山密林^①的思念又日益强烈。他的父亲诃汾首领活着的时候还好一些，大家都敬畏诃汾。但现在诃汾首领已经升天，对他这个继任者大家都缺乏信心。很有可能，在某一天早晨或者半夜，或者甚至在大白天，眼前这条长阵就会从某一处断裂，大家纷纷掉转头朝着已经走过来的方向走去。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情景啊！一想起很有可能出现的这个场景，他就感到害怕。虽说他的部众目前仍在前进，看去跟他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两样，但他知道就在眼前这个长阵内隐藏和酝酿着什么。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的焦躁情绪似乎立即传染给了坐骑，他的马开始骚动不安起来，用前蹄刨着地。

当他的父亲——德高望重的诃汾首领突然去世的时候，四十六岁的他不得不仓促继位。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位的。那以前他是个牧马人，跟普通的鲜卑族牧马人毫无两样，过得自由而懒散，除了马群以外很少考虑其他事情。但差不多在半个月以前他父亲诃汾首领突然去世，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无忧无虑的牧马人变成了一个部族的首领。那个过程很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抛进了大海里一样。以前他只是在海边上，偶尔望一眼大海，有时候甚至还觉得好玩，但并不明白海是什么。当他扑通一声被扔进海水里的那一刻，他才开始感觉出那里的凶险了。数不清的浪涛、暗流包围着他，随时都可以把他打倒或者吞没。他甚至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有些人现在就想要他的命，部族内部一些反对南下的势力正在组织起一些道行很深的萨满大师针对他念着毒咒，而敌对的西部鲜卑派出的杀手也已经潜入了草原。情势确实十分危机，但他却不知道怎么办。

即位的当天，他召集一些人议事。被他召集来的是各个分支的头领。还没有等他开口说话，那些人就吵成了一锅粥。

“我们不能再走下去了，应该回去，回到我们的故乡。”

“我就一直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离开大山南下？我们要去哪里？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兴旺？”

^① 鲜卑族的发祥地在今大兴安岭北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带。那里的山在当时叫“大鲜卑山”，鲜卑族因此而得名。“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纪》）。

“再走下去,我们拓跋鲜卑就完蛋了,回去,马上掉头往回走。”

“回去!回去!回去!……”

他感到紧张、难过,满脸通红,却说不出话来。那些人在肆无忌惮地喊叫着。这是对他这个新首领权威的公然蔑视,不,简直就是一场声讨!父亲诘汾首领活着的时候,这些家伙敢这样吗?但问题是他这个新首领对这些大喊大叫的家伙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些分支头领无论资历、谋略还是胆气,都超过他多少倍。他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他还是看出来了,主张回去的毕竟是少数几个人。有了这个发现,他才感到稍微有些安心。“我今天找你们来,并不是要跟你们讨论什么。”他说,“我只是下达一个命令。”

那些人安静了下来,等他下什么命令。

“继续南下!”

说完这四个字,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他好像目空一切,其实那是他强装出来的,实际情况是他都没有勇气继续面对他的部下。他走出了军帐,听到身后嗡嗡的说话声:“走吧,还磨蹭什么?”“听从命令吧,他是首领。”

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整个部族终于又继续上路了。当天夜里,他去找桦娜。桦娜是个寡妇,男人前几年阵亡,她带着两个儿子和一群牛跟大家一起南下。

他自己都不明白,在那种紧张复杂的时刻,为什么还有心思去她那里。但当时他最渴望的就是去她那里,好像只有到了她身边才能够摆脱苦恼似的。

哦,桦娜!现在他想着微笑起来。长阵仍然在从他眼前过着,而且仍然不见头尾,但他知道她在哪一个位置上。只要他愿意,就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她,而她任何时候都会把自己的怀抱向他敞开。

他突然发现,长阵的中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里聚集着很多人,结成了疙瘩,就好比大蟒蛇吞进了什么东西一样。

他挥动着马鞭从高坡跑了下去。

二

他跑到了出事的地方。一个年轻人被牛皮绳捆绑着扔在那里，而一个红脸大汉叉着腰站在众人面前不停地骂着。周围站着很多人，牛车已经停滞不前，畜群开始散出去吃草。因为这里出现了堵塞，后边的人马到这里就不能前进了。这里比高坡上闷热得多，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艾蒿气味，躲藏在草中的蚊虫围着人们飞来飞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淌着汗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情况已经很糟糕。

“出了什么事？”他勒住马问。他认出来了，红脸大汉曾经是他父亲手下的一员猛将，现在是一个分支的头领，名叫筑如。他知道筑如是一个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家伙，在整个部族里很多人都怕他，而他却不怕任何人。

“我要睡觉，但他这个讨厌的家伙却惊扰我。”红脸大汉筑如说。他指的是被捆绑着的那个年轻人。

“他怎么惊扰你啦？”拓跋力微问。

“我刚躺下，他就过来了，还叫让我让开道。”

“叫你让开道？你躺在哪儿了？是不是躺在大家要经过的路上？”

“我不管路不路的，想躺哪儿就躺哪儿。”筑如口气霸道得很。

“躺在路上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躺在路上，后边那么多的人马就过不去了。”他说。

“怕什么，让他们等着就是了，等我睡够了以后再过。”筑如毫不在乎地说。

拓跋力微突然意识到，这样的对话效果真是糟糕透了，他想立即结束。

“你已经犯了大罪了。”他说。

“你说什么？”

“你犯了大罪了！”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以为自己是谁呀？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是首领。”

“首领！”筑如轻蔑地笑了起来，说：“在我眼里，你给我当随从都不够

拓

跋

格。”

“把他捆起来，扔在路边。”他看到几个兵丁站在看热闹的人中间，于是向他们喊道。

那几个兵丁把筑如的手脚都捆了起来，像扔一只绵羊一样扔到了路边。

“再把他的绳索解开。”他指着被捆绑的年轻人说。

兵丁们照办了。

“从现在起，你们要来回巡视，凡是发现阻碍大家赶路的，就捆起来扔在路边喂野狼。”他对兵丁们说。

“你真要让我喂野狼吗？”被捆着扔在路边的筑如叫道。

“当然是真的。”他说。

“那太遗憾了。”

“遗憾什么？”

“我心里装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本来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但看来这不可能了，我只能将秘密带进狼肚子里去了。”筑如号叫着。

拓跋力微再没有看他，策马远去。

三

夜晚，荒原上出现了长长的篝火带。篝火带像火的河流，有些地方显得流畅、笔直，而有些地方却出现了扭曲，简直就像鲜卑人唱的歌曲一样。火光映红了大半个天空。

桦娜刚挤完牛奶，提着奶桶向自己刚刚搭起来的帐篷走去。虎头虎脑的两个儿子跟在她后面，大儿子八岁，小的五岁。这里的草长得很高，两个小家伙已经淹没在草里了。

她欢乐地走着，走到了自己帐篷门口。帐篷其实很简单，把几根桦树杆子相互靠在一起，在上边盖了几张兽皮而已。她将桶里的鲜奶倒进一口用桦树皮做的容器里。她用来搭帐篷的几根桦树杆子，还有她的用桦树皮做的奶桶和容器，都是她母亲从老家那个深山密林里带出来的，那是拓跋鲜卑第一次南下的时候。第二次南下的路上母亲生下了她，后来去世时就把这

些东西传给了她。

她把刚刚挤到的鲜奶倒进容器之后，又拿出头一天过滤出来的奶渣，开始制作奶酪。她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疲倦的人。有些地方传来狗吠声，还有男男女女唱歌的声音。夏末草原上的夜晚很凉爽，使她感到很舒服。白天毕竟太辛苦，只有到了夜晚，她才感到浑身放松。

一个人吹口哨的声音伴随着嘚嘚的马蹄声传来。她微笑着迎了过去。她知道谁来了。

她跟拓跋力微认识的时候他还没有即位。

那是去年夏天，部族那时候距原来的驻地已经越走越远了，但还能看见天边的山影。那山影一直在遥远的天边，呈蔚蓝色，那就是他们世代居住的鲜卑山呀！诃汾首领下令，要大家休整几天。于是她把帐篷搭在一个高地下边。黄昏时分，一个骑马的男人来到帐篷前面下了马。那是个牧马人。

“你好？”他笑着向她问候。

“我很好，您好吗？”她也笑着，“您是在寻找马群吗？”

“哦，不是的。我是向你讨点鲜牛奶喝。”他说着下了马。这时候她突然认出了他。

“你不是拓跋力微吗？”她惊喜地说道。

“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他高兴地说。

“我很多次看见你赶着马群，跑来跑去。后来人们说，你就是诃汾首领的儿子，叫拓跋力微。我说得不对吗？”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他说，“我也知道你的名字，你叫桦娜。”

“哈，这样说，其实你早就认识我。”

“只知道名字，还不算真正认识。但我今天是为了认识你专门而来的。”

“好极了，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他哈哈大笑。

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他弄来一些枯枝，在帐篷门口燃起了篝火，目的是为了赶蚊子。而她是忙着挤一些新鲜牛奶给他喝。他喝着牛奶跟她漫无边际地聊天。夜深了，他就躺倒在篝火旁。她也跟他躺在一起，望着满天的星星说着话……